



新注莊子

一二



遊世
人間世

齊物論
德充符

養生主

服部文庫
イ17
2042
1





117
2042
/

南華真經舊序

河南郭象子玄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遘。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

以上情接老
未體中

南華經
矣、通天地之統、包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
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
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
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
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昆芒、至人
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
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
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
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

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
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
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
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玩
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以上述其書有
益

讀郭注莊子

蒙莊子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且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己可謂太史公能知莊生矣後世附注蓋數十家曷嘗不自謂得其玄珠然其書辭往往故作譎怪玩世固亦一家言不可類推加以邀古儻有一二轉訛錯脫固已不可攻焉而大抵後諸注家每以箋釋不全爲慊而覽者亦責其備不已而後務多其說強拗相軋率苟而已近乎遁辭則彼之與此均乎不通也至其演玄理固自惚恍無象言

言可言孰知其極如塗塗附亦終歸乎不可言已
且莊生騏驥奔逸豈猶可屑後之蠅附者哉其神
而有知故當獨笑於無何有之鄉然莊生既已洗
洋自恣曼衍窮年後之因此逐影搏空不可極止
亦其勢爾而所謂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
未之盡者莊生大觀千載之上蓋預言之郭子玄
亦清言家耳當時多已因此誇其超詣而其所言
者特未定也則未知果且與是類乎獨要其會歸
事事不必曲說可稱有識故亦得令辭適上乃懸

河瀉水不獨見推於古昔迄今亦可以孤行則吾
有取於郭子玄

南郭服元喬題

莊子南華真經篇目

第一卷

內篇

逍遙游

齊物論

第二卷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第三卷

大宗師

應帝王

第四卷

外篇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第五卷

天地

天道

天運

第六卷

刻意

繕性

第七卷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游

第八卷

雜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第九卷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第十卷

說劍

漁父

列御寇

天下

目錄終

莊子南華真經

因

如

立

莊子南華真經卷一

郭象注



內篇

逍遙遊

夫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

而為鳥其名為鵬鵬鯨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為而

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

害其弘旨皆可略之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第十卷

說劍

漁父

列御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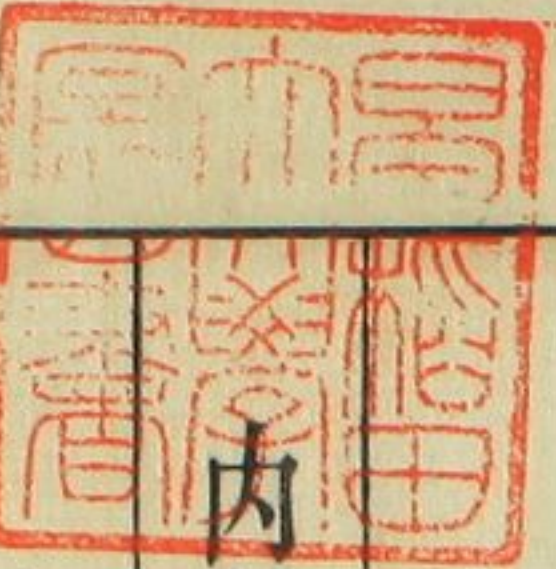
天下

目錄終

凡有演而為義者編而為義者固也外有影而為釋者判而為釋者皆而
是郭注可要

莊子南華真經卷一

郭象注



內篇

逍遙遊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
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

也豈容勝負
於其間哉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

而為鳥其名為鵬鵬鯢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

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
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
害其弘旨鵬之皆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
皆可略之

疏本理
固上有
小物必
自生於
小處小
處亦必
生彼小
物

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

天池也非真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

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齊諧者志恠然不患其失又何厝心於其間哉

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

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夫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

既有所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去以六月息者

也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槍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一

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皆鵬之所馮以飛

者耳野馬者遊氣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

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

天之為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若人之自此視天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

輒足以自勝而逝也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

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

淺而舟大也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

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

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風之積也不

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

而後乃今培風其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

今將圖南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

遠心不積財天關不通故耳此大鵬

之逍也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

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苟

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美適

於天地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適

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

千里者三月聚糧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之二

蟲又何知二蟲謂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趨

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

耳不為也此逍遙之大意及大年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如年知豈跛尚之

所及哉自此以下至于列子歷舉年知之

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

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羣異異方同得而我無

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

則雖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

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

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

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

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

矣未能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

無待也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

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

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

池

乎夫年知不若此之懸也比於眾人之所悲

亦可悲矣而眾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

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相歧天下又何所惑乎哉夫物未嘗以上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湯之問棘也是已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為是也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

小大之辯也

各以得性為至自盡為極也向言二蟲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

畢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跋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

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未能齊故有笑

且舉世而譽之而不

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審自得也

定乎內外之分

內我而外物

辯乎榮辱之竟

榮已而辱人

斯已矣

亦不能復過此彼

其於世未數數然也

足於身故間於世也

雖然猶有未樹也

唯能自是耳未能無所不可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泠然輕妙

之旬有五日後反苟有待焉則雖御風而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彼於

致福者未數數然也自然御風行耳非數數然求之也此雖免乎

行猶有所待者也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唯無所不乘者無待耳若夫

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

乎待哉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

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也

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即是游變化之塗

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遙也苟

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而況大鵬乎夫唯與物

真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

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以殊有待況故曰至人無已無已故順物

有待者之巨細乎神順物而至矣神

人無功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欣賴於針石故理至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

理為一聖人無名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堯讓天

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

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

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

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夫能令天下治不治

疏本無而堯之堯
注意乃聖分
亦後皆同
疏本作斯之由三字

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
許由方明既_原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
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而或者遂云治之而
治者堯也不治而堯得以治者許由也斯失之遠
矣夫治之由乎不治為之出乎無為也取於堯而
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
稱無為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
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者斯由之也而我
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
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
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為匹矣何以言其然邪夫與
物冥者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
感之從汎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也故無行
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下之君矣以
此為君若天之自高實君之德也若獨亢然立乎
高山之頂非夫人有情於自守守一家之偏尚何
得專此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為堯之外臣耳若以

外臣代乎內主斯有為君
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

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
歸休

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
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豁者無方故天下樂

推而
不厭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庖人

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為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
許天地雖異其於逍遙一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

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

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

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

至至一作至是

王一作至

唯

冰雪淖約若處子

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

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見其歷山川

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

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不食五穀吸

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內風飲露

俱食五穀而獨為神人明神人者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

非五穀所為而特稟自然之妙氣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夫體神居靈而窮理極妙者雖靜默間堂

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羣而驅萬物苟無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無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澹然而不待坐忘行忘忘而為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

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凝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連叔曰

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

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

不知至言之極妙而

以為狂而不信是其言也猶時女也

謂此接輿之所言者自然為物所求但知之

聾盲者謂無此理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

為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

夫聖人之心極兩儀

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

旁礴萬物無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

苟無心亦何為不應世哉然則體玄而極妙者其

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之化以成堯舜

南華經

卷一

六

傷、夫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傷、大浸稽天而不溺、

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無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無變於已

況溺熱之間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非辟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與吉會是其塵垢

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堯舜者世事之

名耳為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

粃糠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

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

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夫堯之無用天下為亦猶

越人之無所用章甫耳然遺天下者因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窅然喪之

而常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冥外內異域未足怪也世徒見堯之為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所順者更近而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為至而不夷乎俗者斯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而遊無窮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其藥能令手不拘垢故常

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其藥能令手不拘垢故常

漂絮於水中也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
 世為泝澣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
 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
 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
 以封或不免於泝澣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
 石之瓠何不攄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
 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蓬非直達者也此章言物各有宜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逍遙也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
 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

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
 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
 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
 今夫豫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
 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
 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卧其
 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夫大之物苟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遙也

齊物論

夫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惡人物莫不皆然然故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

南齊書

卷一

九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喪其耦、天同

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為歡、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

而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死灰槁木、取其寂寞無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立

枯木、動若運槁枝、坐若死灰、行若游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而自得、吾所不能二也、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游常見隱几者、而未見若子綦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女聞

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籟、籟、籟也、天籟、

籟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聲雖萬殊、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其間矣、況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則天地之籟見矣、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

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故遂以大塊爲名、是唯無作、

作則萬竅怒呿、言風唯無作、作則萬竅皆怒動、而爲聲也、而獨不聞之

參參乎、長風之聲山林之畏佳、大風之所扇動也、大木百圍之

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

者、此畧舉衆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呌者諺者突者咬

者、此畧舉衆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

者、此畧舉衆竅之聲殊

者、此畧舉衆竅之聲殊

者、此畧舉衆竅之聲殊

者、此畧舉衆竅之聲殊

者、此畧舉衆竅之聲殊

者、此畧舉衆竅之聲殊

者、此畧舉衆竅之聲殊

者、此畧舉衆竅之聲殊

者、此畧舉衆竅之聲殊

者、此畧舉衆竅之聲殊

飄風則大和

夫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厲小莫不稱其所受而各當其分

風濟則衆竅爲虛

濟止也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衆竅虛虛實雖異其於各

得則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調調刁刁動搖貌也言物聲既

異而形之動搖亦又不同也動雖不同其子游曰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而刁刁獨非乎

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

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

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

一物哉即衆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夫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
能爲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
然矣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爲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

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已也夫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爲

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

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物皆自得之耳誰主怒之使然哉此重明天籟也

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此蓋言其寐也魂交其

覺也形開此蓋寤寐之異與接爲構日以心闢縵者寤者

密者此蓋交小恐惴惴大恐縵縵此蓋恐其發若

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

也此蓋動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衰殺日消有如此

者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溺而遂往其有如此者

厭也如緘以言其老血也其厭沒於欲老焉近死

之心莫使復陽也其利患輕禍陰結喜怒哀樂慮

嘆變熱姚佚啓態此蓋性情樂出虛蒸成茵此蓋

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籟之無方自此以下明

無方之自然也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

雖彌異自然彌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日夜相

以新也夫天地萬物變化日新與已乎已乎且暮

時俱往何物萌之哉自然而然耳得此其所由以生乎言其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

是亦近矣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而不

知其所為使凡物云云皆自爾耳非相為若有真

宰而特不得其朕萬物萬情趣舍不同若有真宰

亦終不得則明物皆使之然也起索真宰之朕迹而

自然無使物然也可行已信已可得行也而不

見其形不見所以有情而無形情當其物故百骸

九竅六藏賅而存焉付之自然而吾誰與為親直

存耳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皆說之則是有所私也

故不說而自存不為而自生也如是皆有為臣妾乎若皆私之則

下不相冒而莫為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

之任則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

然豈直人之所為哉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夫臣妾但各當

足以相治也相治也者若手足耳目其遞相為君

未

臣乎夫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土足自居下豈有逝哉雖無錯於當而必自當也其有真君存焉任之而自爾則非偽也如求

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雖復皂隸猶

不顧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若乃開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喪其真人忘其本則

毀譽之間俯仰失錯也一受其成形不亾以待盡言物各有

守知以待終而愚者抱愚以與物相刃相靡其行

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羣品云云逆順相

忒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比衆人之所悲者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以此為悲者性然故也物各性然

又何物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夫物情無極知足悲哉

不止復逐於彼皆疲役終身未厭其志爾然疲役

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凡物各以所好役其形骸至于疲困爾然不知

所以好此之人謂之不死奚益言其實與死同其形化其

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言其心形並馳困而不反比於凡人所哀則此

真哀之大也然凡人未嘗以此為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也人之生也固若是

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凡此上事皆不知所以然

而然故曰芒也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於生

不由知則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

且無師乎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

人

自有師故付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過者與

有焉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

也者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今日

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哉是

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

且奈何哉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為有此以無有為有也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

自若而不強知也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各有所說故異於吹其所

言者特未定也我以為是而彼以為非彼之所是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

彼我之情偏果有言邪以為有言邪然其未嘗有言邪未足以有所定

以為無言邪則據此已有言其以為異於轂音亦有辯乎其無

辯乎夫言與轂音其致一也有辯無辯誠未可定也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

紛紜莫知所定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道惡乎往而不存皆存言

惡乎存而不可皆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夫小成榮

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真偽是非者行於故

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儒墨更相是非

而天下皆儒墨也故百家並起欲是其所非而非

其所是則莫若以明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

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非也、欲明無是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無非、非是則無是、物無非彼、物無非是、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則天下無彼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

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夫物之偏也、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

知其所知、則自以為是、自以為是、則以彼為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

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夫死生之變、猶

春秋冬夏四時行耳、故生死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

生為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也、是以聖人不由、而照

之于天、亦因是也、夫懷器者、因天下之是非、而自

是非無患、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無所奪故也、是亦彼也、我亦為彼所彼、彼亦是

也、彼亦自以為是、彼亦一是非、此亦自是、而非此亦一是非、此與彼各有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

是而非此、此與彼各有一是一非、於體中也、彼是乎哉、今欲謂彼為彼、而彼復自是、欲謂是為

是、而是復為彼所彼、故彼是有無、未果定也、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偶對也、彼是相對、而

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此居樞始得其

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

環中、以應無窮、

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

中者、無是非、非也、無是非、非也、故能應夫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

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

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者、曠然

無懷、乘之、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

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

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夫自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

指於我指、獨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

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

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

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

無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

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

非無主、紛然殺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

於二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

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地可乎、可

於已者、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道行之而成、

無不物謂之而然、無不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

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各然其所

所、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

施、恢、恠、慴、怪、道、通、為、一、夫莛橫而楹縱、厲醜而西

狀、同、規、矩、哉、故、舉、縱、橫、好、醜、恢、恠、慴、怪、各、然、其、所

然、各、可、其、所、可、則、形、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

也。為一其分也成也。夫物或此以為成，其成也毀也。我

所謂成而彼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夫成毀者，生於自見

而不見彼也，故無成與毀，猶無是非也。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

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

夫達者無滯於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適得而幾

矣。幾盡也，至理盡於自得也。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

之道。夫達者之因是，豈知因為善而因之哉？勞神

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

公賦芋，曰朝三而莫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

莫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

夫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為一，不足

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同衆狙之或因所

好而自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莫之偏任

故付之自均而止也。是之謂兩行。任天下之是非。古之人其知有所

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

以加矣。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

不應。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雖未都忘，猶能忘其

彼。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雖未能忘，彼此猶能

忘彼此之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無是非，道乃全也。

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

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玄同

也彼我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有也與無斯不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

能知乃至故昭氏之不鼓琴也

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弦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

籥鳴弦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

者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不鼓琴也

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

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辨非已所明以明之故知盡慮窮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瞑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

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

言此三子唯獨好其所明

自以殊於衆人其好之也欲以明之

明示衆人欲使同乎我之所好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

是猶對牛鼓簧耳彼竟不明故已之道術終於

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

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

若是我亦成也

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雖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

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

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謂不成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捨已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冥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已之所

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夫聖人無我者

也故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恠憭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其所安衆人不失其所是則已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

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

矣今以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我以無為是而彼以無為非斯

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又相與為類則與彼

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遣無不

遣而是非雖然請嘗言之至理無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有始

也者有始則有未始有始也者謂無終始而一死生有未始

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有有也者有有則美惡有無也者有無而未知無無也

也者是非具也懷有未始有無也者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有未始有夫未

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了今

我則已有謂矣謂無是非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爾乃天下

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夫以形

相對則

太山大於秋豪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豪為大，則天下無小也。無小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螻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貴天池，而榮願以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同得，則天地之生，又何不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萬形同於自得，其得一也，已自一矣，理無所言。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夫名謂生於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即是有言矣。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

得而況其凡乎

夫以言言一，而非言也，則一與言為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

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況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言而自一。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

自有適有乎

夫一無言也，而有言則至三，況尋其未數，其可窮乎？無適焉因

是已

各止於其所，能乃最是也。夫道未始有卦，冥然無不在也。言未始

有常

彼此言之，故是非無定主。為是而有畛也，道無卦，故萬物得恣其分域。

請言其畛，有左有右

各異便也。有倫有義，事物有理，事事有宜。有

分有辯

羣分而類別也。有競有爭，並逐曰競，對辯曰爭。此之謂八德

畧而判之，有此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夫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

之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聖人未嘗論之，若論之，則是引萬物，使學其所不能也。故六合之內，聖人論

而不議。陳其性而安之。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

辯。順其成迹，而擬乎至當之極。故分也者，有不分

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夫物物自分，事事自別，而欲由已以分別之者，不見彼之

自別也。曰何也？聖人懷之。以不辯為懷，聖人無懷。衆人辯之，以

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不見彼之自辯，故辯已所知以示之。

夫大道不稱。付之自稱，無所稱謂。大辯不言。已自別也。大仁不仁，

無愛而大廉不嗾。夫至足者，物之去來非我也，故無所容其嗾盈。大勇不

伎。無往而不順，故能無險而不往。道昭而不道。以此明彼，彼言辯

而不及。不能及其自及。仁常而不成。物無常愛，而常愛必不周。廉清而

不信。激然廉清，貪名者耳，非真廉也。勇伎而不成。伎逆之勇，天下共疾之，無敢舉

足之也。五者，園而幾向方矣。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求外無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猶以圓學方，以

魚慕鳥耳。雖希翼鸞鳳，擬規日月，此愈近，彼愈遠，實學彌得，而性彌失。故

齊物，而偏尚之累去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所知者，皆性分之外也，故止於所知之內而至也。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

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浩然都任之也。注焉而不滿，酌焉

而不竭。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曠然無盈虛之變也。而不知其所由

而不知其所由

來至理之來此之謂葆光任其自明故故昔者堯

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

何也於安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寄明

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夫物之所安無

三子之妙處也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

夫重明登天六合俱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夫

無有蓬艾而不光被也月雖無私於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

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已於至道豈弘哉故不

釋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安無遠近

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無不當而我無不

也怡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

乎知之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而彼子知子之

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為

才之自當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都不知乃曠

雖然嘗試言之以其不知故未敢庸詎知吾所謂

知之非不知邪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

知矣夫蚌蠃之知在於轉丸而笑蚌蠃者庸詎知

乃以蘇合為貴故所同之知未可正據

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所謂不知者直是不且吾

嘗試問乎女已不知其正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鱗

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

雖然疏
本作然
乎曰然
乎猶雖
然也

正虛此畧舉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且甘

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此畧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後獮

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鱈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

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

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此畧舉四者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不同者而非

之則無以知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

殺亂吾惡能知其辯夫利於彼者或害於此而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竟

無常故唯莫之辯而任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

人固不知利害乎未能妙其不知故猶嫌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王倪

曰至人神矣無心而無不順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

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夫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

者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寄物而行非我故蕩然無叢介於胸中也

動也騎日月有晝夜而無死生也而游乎四海之外夫唯無其知而任天

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也死生無變於已與變為體故死生若一而況

利害之端乎況利害於死生愈不足以介意瞿鵲子問乎長梧子

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從而事

之不就利不違害任而直前無所避就不喜求求之不喜不直取不怒

緣道獨至者也無謂有謂有謂無謂凡有稱謂者皆非吾所謂也彼各自

謂耳、故無彼有謂、而游乎塵垢之外、凡非真性、夫而有此無謂也、

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

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

足以知之、且女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

求鴉炙、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

聽熒、雖復黃帝、猶不能使萬物無懷、而聽熒至竟、故聖人付當於塵垢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

之以天、而不逆計、故之自爾、而不推明也、今瞿鵲

子、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為妙道之行、斯亦無異

見卵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鴉炙之實也、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執是以辯

非、皆逆計予嘗為女妄言之、言之則孟浪也、女以

疏本何下有也字

妄聽之奚、若正聽妄言、復為太早旁日月、挾宇宙、

以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喻也、為其脗合、置其滑

湣、以隸相尊、以有所賤、故尊卑生焉、而滑湣紛亂、

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眾人役役、馳驚於

之自爾也、脗然無波際之謂也、聖人愚菀、菀然、無知而參萬歲而一成純、純者

也、直往之貌、直往之貌、參萬歲而一成純、純者

者也、夫舉萬歲而參其變、而眾人謂之雜矣、故役

役然勞形怵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菀然

直往而與變化為一、一變化、而常游於獨者也、故

雖參採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

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萬物盡然、無物

物不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也、而以是相蘊、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是也、

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也、故不知

死生先後之所在彼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死我勝負之所如也

一也而獨說生欲與變化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相背故未知其非惑也

喪而不知歸者邪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夫弱

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麗之姬艾封人之

知死之非夫還歸而惡之哉

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

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

之日則不知彼况夫死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

生之變惡能相知哉

始之慚生乎也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

且而田獵此寤寐之事變也事苟變情亦異則死

生之願不得同矣故生時樂生則死時

樂死矣死生雖異其於各

得所願一也則何係哉

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

由此觀之當死之時亦不

知其死而自適其志也

夢之中又占其夢焉夫

者乃復夢中占其夢當所遇無

則無以異於寤者也

為方生而夫大覺

憂死哉

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者聖人

也大覺者乃知夫患

之君乎牧乎固哉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為寤故竊

牧圉欣然信一家

偏見可謂固陋矣

丘也與女皆夢也未能忘言而

也予謂女夢亦夢也神解故非大

以為是即復夢中之占夢也夫自以

其言也其名為弔詭夫非常之談故非常

覺哉人之所知故謂之弔

當卓詭而不識其懸解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

且暮遇之也

言能脫然無係而玄同死生者至希也

既使我與若辯

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

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

若而皆汝也 其或

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

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

不知而後

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黜闇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 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

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

同故是之未足信也 使

疏本是之下有耳字

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異故相非耳亦不足據 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

若矣惡能正之

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於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

兩行而息乎自正也 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

彼也邪

各自正耳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 何謂

和之以天倪

天倪者自然之分也 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

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

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辨無辨故和之以天

卷一

二十一

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是非

已不待彼以正此之辨為化聲夫化聲之相待俱和之以天倪因之

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

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夫

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死生蕩而

為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

窮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

其無特操與罔兩景外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言

機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責其所以哉吾所待又有待而

然者邪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吾待

極卒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

蛇蚺蝮翼邪若待蛇蚺蝮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

類而獨為難識也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

化故耳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世或謂罔兩

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

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眾形故明乎眾形之

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

復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化者無主

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

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

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

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誘然皆生而不知所

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兩之因景

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成乎天而

責此近因、而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已存乎胸中、何夷之得、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

適志與、自快得意、悅豫而行、不知周也、方其夢為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死而不

也、然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係生者、必當死、死而戀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俄

然覺、則蘧蘧然周也、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不知周之

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

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

非假寐之、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夫覺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辯、

也、今所以自喻適志、由此之謂物化、夫時不暫、其分定、非由無定也、

停

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南華經卷一

莊子南華真經卷二

郭象注

內篇

養生主

也

吾生也有涯

所稟之分各有極也

而知也無涯

夫舉重攜輕而神氣自若

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營猶未足以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為名生於失當而滅於真極真極者任其至分而無豪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已此養生之主也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以有限之

性尋無極之知，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已困於知，安得而不困哉。

又為知以救之，斯養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善而傷之者，真大殆也。

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悶然與至，緣督以為經，當為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也。

順中以養親，可以全生，可以養生，可以養生，可以養生，為常也。

盡年，苟得中而宜度，則事事無不可也。夫庖丁為

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

所踦，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

舞，乃中經首之會。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開解，盡文

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

商物滿進乎日
古宗師進於知

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直寄道理於技耳。始臣之

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未能見其理間。三年之後，未嘗

見全牛也。但見其理間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

視。闡與會。官知止而神欲行。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依乎天理，

不橫批大郤，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離。導大窾，節解窾空，就導令殊。因其

固然，刀不加妄。技經肯綮之未嘗，技之妙也，常游刃於空，未嘗經槩於微礙。

也。而況大軼乎？軼，戾大骨也。良庖歲更刀，割也。不中其理。

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中骨而折刀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

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硎，砥石也。彼節者

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
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

礪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交錯聚結為族怵然為戒

視為止不復屬目於他物也行為遲徐其手也動刀甚微謀然已

解得其宜則用力少如土委地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提刀而立為

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逸足容豫自得之謂善刀而藏之拭

而也可養故知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以

生亦可養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

介也介偏剛之名天與其人與知之所無奈何天曰天

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偏剛曰獨夫師一家

足則是知其無所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不能兩存其

全則心神內困而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剛而已哉

人之貌有與也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是知其

天也非人也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

為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澤雉十步一啄百步

一飲不斲畜乎樊中斲求也樊所以籠雉也夫俯

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又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神雖王不善也夫始乎

嘗不適者忘適也雖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而老聃

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為善也

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人弔亦弔人號亦號弟子曰非夫子

軒

之友邪怪其不倚戶觀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

曰然至人無情與眾號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

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

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

不斲哭而哭者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是遁天倍

情忘其所受天性所受各有本分古者謂之遁天

之刑感物大深不止於當遁天者也將馳騫於憂

適來夫子時也時自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

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夫哀樂生於失得也今玄通

而不處真然與造化為一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
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
其間矣古者謂是帝之縣解以有係者為縣則無係

之情得矣此指窮於為薪火傳也窮盡也為薪猶

養生之要也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

中故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

知其盡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

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

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

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人間世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變故

隨變所適而不荷其累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

南齊經

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不與民同欲也輕用其國夫君人者

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血一喜則軒冕塞路故君人者之用國不可輕也而不見其

過莫敢諫也輕用民死輕用之於死也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

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稱數視之若草芥也民其無如矣無所依歸回嘗聞

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

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

刑耳其道不足以救彼患夫道不欲雜宜正得其人雜則多多則

擾擾則憂憂而不救若夫不得其人則雖百醫守病適足致疑而不能一愈也

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有其具然後所可以接物也

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不虛心以應物而役

思以犯難故知其所存於已者未定也夫唯外其知以養真寄妙當於羣木功名歸物而患慮遠身

然後可以至於暴人之所行也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

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

以橫出者爭善故也雖復桀距其所矜惜無非名善也名也者相軋也知也

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夫名知者世之所用

也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興故遺名知而後行可盡也且德厚信砭未達人

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

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夫投人夜光鮮不案劔者未達

故也、今回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也、而強以仁義準繩於彼、彼將謂回欲毀人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而後始可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鱗迕也、命

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

適不信受、則謂與已爭名、而反害之

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

有以異、

苟能悅賢、惡愚、聞義而服、便為明君也、苟為明君、則不苦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復奇、

如其不爾、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無往而可、無心而應、其應自來、則無往而不可也、

若唯

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

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

人、以君人之勢、而角其捷、辯、以距諫、飾非也、

而目將熒之、

其言辯捷、而使人眼眩、而

色將平之、

不能復自異於彼也、

口將營之、

自救解不暇也、

容將形之、

心且成之、

乃且釋已、以從彼也、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

曰益多、

適不能救、乃更足以成彼之盛、

順始無窮、

尋常守故、未肯變也、

若殆

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未信而諫、雖厚為害、且昔

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

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

龍逢比干、居下而任上之憂、非其事也、

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

不欲令臣有勝君之名也、

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

戮、其用兵不止、而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

獨不聞之乎

夫暴君非徒求恣其欲乃復求名但所求者非其道耳 名實者

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惜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

也故與眾攻之而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以道哉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

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

正其形而虛其心也 勉而一

則可乎曰惡惡可

言未可也 夫以陽為充孔揚

性充張於內而甚揚於外強禦之至也

采色不定

違

莫之敢逆 因察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

事感已已陵藉而乃抑挫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侈心也

名之曰日漸之德

不成而況大德乎

言乃少多無 將執而不化

意也 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外合而內不訾即向之端虛而勉一

耳言此未足以化之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

顏回更說此三

條也 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

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

不善之邪

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若然付之公當耳一無所求於人也

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

依乎天理推已性命若嬰兒之

直往也

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跽曲拳人臣之禮

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

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

外形委曲隨人事之所當為也 成而上比

者與古為徒

成於今而比於古也

其言雖教謫之實也

雖是常教

有諷責之旨

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

寄直於古故無以病我也

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

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謀

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攻之與事不冥也

雖固亦無罪

雖未弘大亦且不見咎責

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

以及化

罪則無矣化則未也

猶師心者也

挾三術以適彼非無心而付之天下

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

若有而為之其易邪

夫有其心而為之者誠未易也

易之者皞天

不安

以有為為易未見其宜也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

疏本作有心而為之

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

齋非心齋也

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

去異端而

任獨也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

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

也

遣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

唯道集虛虛者心齋

也

虛其心則至道集於懷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

未使心齋故有其身

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

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可

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

感其名

放心自得之場當於實而止

入則鳴不入則止

譬之宮商應而

無心故曰鳴也夫無心而無門無毒

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

應者任彼耳不強應也下之自安無毒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之必然者也

者也毒治也

體至一之宅而會則幾矣理盡於斯絕迹易無行地難

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不可能也為人使易以

偽為天使難以偽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也至於自然之報細故難偽也則失

真少者不全亦少失真多者不全亦多失得之報未有不當其分者也而欲違天為偽不亦難乎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

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無至虛之宅無

由有化物之實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夫視有若無虛室者也虛室而純白

獨生矣吉祥止止夫吉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夫且不止是之謂

坐馳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為以應坐之日而馳驚不息也故外敵未至而內已困矣豈

能化物哉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

況人乎夫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真尚無幽昧之責

而況人間之累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

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言物無貴賤未有不

者也故世之所謂知者豈欲知而知哉所謂見者豈欲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欲為而得者則欲

賢可以得賢為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為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

欲為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為生以生之故見目而求離婁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聰故心

故見目而求離婁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聰故心

故見目而求離婁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聰故心

故見目而求離婁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聰故心

焉

南華經

卷二

九

身處註疏本作處身

南華經

卷二

九

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身處不適則與物不
實矣不實矣而能合乎人間之變應乎世世之節
者未之有也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
梁也甚重重其使欲有所求也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

急恐直空報其敬而不肯急應其求也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

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

不道以權成夫事無小大少有不以成爲權者耳此仲尼之所曾告諸梁也事

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夫以成爲權者不成則怒矣此楚王之所不能

免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人患雖去然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

於五藏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敗成

若任之於彼而莫足以患心者唯有德者乎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

欲清之人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饒儉薄也今吾朝受命而夕飲

冰我其內熱與所饒儉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非美食之爲吾未至

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

道之患是兩也事未成則唯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而刑網罹於外也

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

也不可解於心自然結固不可解也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

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千人聚不以一人爲主不亂則散故多賢

有卷二

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是之謂大戒、若君可

可解、則不足戒也、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

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

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

若命、德之至也、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

所遇為命、而不施心於其間、泯然與至當為一、而無休戚於其中、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而況君

親、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

身、事有必至、理固常通、故任之則事濟、事濟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何用心於有身哉、何

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理無不通、故當任所遇而

暇

直前耳、若乃信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當俱往、而謀生慮死、未見能成其事者也、丘請

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近者得接、故以其信驗、親相靡

也、服也、遠則必忠之以言、遙以言、傳意也、言必或傳之、夫傳兩

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喜怒之言、若過其實、傳之者宜使兩不

失中、故未易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

言、溢過也、喜怒之言、常過其當也、凡溢之類妄、嫌非彼言、似妄則

其信之也莫、莫然、疑之、莫則傳言者殃、就傳過言、似於誕妄、受者有疑

則傳言者橫以輕重為罪也、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

則幾乎全、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也、必稱其常情、而要其誠致、則近於全也、且以

巧鬪力者始乎陽、本共好戲常卒乎陰、欲勝情至、太至

則多奇巧、不復循理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尊卑有別、常

卒乎亂、湛酒淫夜也太至則多奇樂、淫流縱橫、凡事亦

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夫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勢矣、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

者風波也、故行之則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遺

而弗行、則實不喪矣、夫事得其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也、故忿設無由、巧言偏

辭、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獸死不擇音、氣息弗

然、於是並生心厲、譬之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莽然

暴怒、俱生、疵以相對之、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

不知其然也、夫寬以容物、物必歸焉、剋核太精、則鄙吝心生、而不自覺也、故大人蕩然、

放物於自得之場、不苦人之能、不竭人之歡、故四海之交可全、苟為不知其然也、

孰知其所終、苟不自覺、安能知禍福之所齊、詣也、故法言曰、無遷令、

傳彼實也、無勸成、任其自成、過度益也、益則非任實、遷令勸成殆

事、此事之危殆、美成在久、美成者任其時化、譬之種植、不可一朝成、惡成不

及改、彼之所惡、而勸、疆成之、則悔敗尋至、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

心、寄物以爲意也、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符、全矣、

斯接物之至也、何作為報也、當任齊所報之實、何為莫若為齊作意於其間哉、

為致命此其難者直為致命最易而以顏闔將傳

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

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

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

憎已縱其無度則亂邦而不知其所以過不知民過之由已故若然者吾

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

反覆與會俱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形不乖迕雖然

所以為正身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就者形順入和不欲出和

義濟出者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若遂

自顯伐

則是顯危而不扶持與彼俱亡矣心和而出且為

故當模格天地但不立小異耳聲為名為妖為孽

自顯和之且有舍垢之聲濟彼

故當悶然若晦玄同光塵然後不可得而彼且為

嬰兒亦與之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

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不小立圭角女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

以逆其鱗也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夫螳螂之怒

以當車轍顧非敵耳今知之所無奈戒之慎之積

何而欲彊當其任即螳螂之怒臂也積汝之才伐汝之美女不

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以犯入此危殆之道

崖

疏本作此人

南華經

卷二

十一

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

也、恐其因有殺心而遂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

也、方使虎自齧分之、則因用力而怒矣時其饑飽、達其怒心、知其所以怒而

順、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

也、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

溺、矢溺至賤、而以寶器盛之、愛馬之至也適有蚤蚋僕緣、僕僕然羣著馬而

拊之不時、雖救其患、而掩馬之不意則缺銜毀首碎胸、掩其不備、故驚

而、此以致毀碎、失其所以愛矣、故當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意至除患、率然拊之

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慎也、匠石之齊、至于曲

樹

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

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

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

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

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

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

則液、櫟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

能若是之壽、不在可用之數、故曰散木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

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凡可用之木為文木夫

南齊書 卷三 十四
粗梨橘柚果蔬之屬實熟則剥則辱大枝折小枝

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

天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物皆以自用傷且予

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數有瞬眈已者唯今匠石明之

耳為予大用積無用乃為濟生之大用使予也而有有用且得有

此大也邪若有用久見伐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

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以戲匠石

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猶嫌其以

為社自榮不趣取於無用而已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社自來寄耳非

此木求之以為不知已者詭厲也言此木乃以社為不知已而見

辱病也豈榮之哉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本自以無用為用則雖不為社

亦終不近於翦伐之害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彼以無保為保而眾以有

保為保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利人長物禁民為非社之義也夫無用者

泊然不為而羣才自適用者各得其叙而不與南

焉此無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譽之無緣近也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

將芘其所藪其枝所蔭可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

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

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也

南齊書 卷三 十四 十五

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
 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
 乎神人以此不材、天王不材於百官、故百官御其
 事、而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
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托、夫何為哉、玄默而已、而
 羣材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賴也、故天下
 樂推而不厭、乘
 萬物而無害也、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
 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
 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旁者、斬之、
 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才之患也、
有材者未
 能無惜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

特

疏本臂
下有遊
字

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巫祝解除、棄此三者、
 必妙選驛具、然後敢
 用、此皆巫祝以知之矣、巫祝於此亦
 知不材者全所以為不祥
 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夫全生者、天下之
 所謂祥也、巫祝以
 不材為不祥、而弗用也、彼乃以不祥全生、乃大祥
 也、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之所謂大祥
 不逆、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
 管在上、兩髀為脇、挫鍼治繯、足以餬口、鼓篋播精、
 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持其
 無用、
故不自
 竄匿、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不任
 作役、
故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役則不與夫
 賜則受之、

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

其德者乎？

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於羣才，與物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害。

處常美之實，此支離其德也。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

兮，何如德之衰也。

當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耳。世之衰盛，蔑然不足

覺，故曰何如。

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趣當盡臨時之宜耳。天

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

付之自爾，而理自生。

成，生成非我也，豈為治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

方今

之時，僅免刑焉。

不瞻前顧後，而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世為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

可免，福輕乎羽，莫之知載。

足能行而放之，手能執而任之，聽耳之所聞，視目之

假

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為之至易也。無為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無崖傷性，心以欲惡蕩真，故乃釋此無為之至易，而行彼有為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禍重乎地，莫之知避。舉其性內，此世之常患也。

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迹不可掩矣。夫畫地而趨，有其已而臨物，與物不冥矣。故大人

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德我以臨人，而付人之自得，故能彌貫萬物，而玄同彼我。泯然與

倏一作恍是

天下為一，而迷陽迷陽，無傷吾行。迷陽猶亡陽也，亡陽任獨不謀

於外則吾行全矣，天下皆全其吾，則凡稱吾者莫不皆全也。吾行卻曲，無傷吾

足。曲成其行，各自足矣。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

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

用之用也。有用則與彼為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夫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使

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倏然不覺妙之在身也。

德充符

德充於內，應物於外，外內玄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骸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弟子多少，敵孔子

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

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各自得固而足也

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惟其形殘而心乃充足也，夫心之全

也，遺身形，忘五藏，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

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况不若

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夫神全，心具，則

體與物冥，與物冥者，天下之所不能遠，奚但一國而已哉。常季曰：彼兀者也，而

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

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人雖日變，然死生而不得之變，變之大也。

與之變，彼與變俱，故生死不變於彼。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

假

南華經

卷之二

遺斯順也審乎無假明性命之固當而不與物遷在物之命自遷

物之化以化爲命而無乖迕而守其宗也不離至當之極常季曰何

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恬苦之性殊則

美惡之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雖所美不同而同有所美

各美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

一是也夫因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

然大觀者官天地府萬物知異之不足異故因其

所同而同之則天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足有

故因其所無而無之則是非美惡莫不皆無矣夫

是我而非彼美已而惡人自中知以下至于昆蟲

莫不皆然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爾若夫玄

通泯合之士因天下以明天下天下無曰我非也

即明天下之無非無曰彼是也即明天下之無是

無是無非混而爲一故能乘變任化迕物而不懼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宜生於不宣者也無美無惡則無不

宜無不宣故都亡宜故無不任而遊心乎德之和也都任之而不得

者未之有也無不得而不和者亦未聞也故放

心於天地之間蕩然無不當而擴然無不適也物

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夫體

極數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同無物而不同則死

生變化無往而非我矣故生爲我時死爲我順時

爲我聚順爲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

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

猶以爲一既觀其一則說然無係玄同彼我以死

生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去生如脫屣斷足如遺

土吾未見足以常季曰彼爲已以其知嫌王駘未

纓弗其心也能忘知而

存得其心以其心嫌未能遺得其常心物何爲最

南華經

卷之二

一

之哉

夫得其常心平往者也、嫌其不能平往、而與物過常、故使物就之、

仲尼曰、人

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夫止水之致鑑者、非為止以求鑑也、故王駘之

聚眾、眾自歸之、豈引物使從已、

唯止能止眾止

動而為之、則不能居眾物之止、受

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

夫松柏特稟自然之鍾氣、故能

為眾木之傑耳、非能為而得之也、

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

言特受自然之

正氣者至希也、下首則唯為松柏、上首則唯有聖人、故凡不正者皆來求正耳、若物皆有青全、則無

貴於松柏、人各自正、則無美於大聖而趣之、

幸能正生以正眾

生、幸自能正

耳、非為正以正之、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

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

非能遺名而無不任

而况官天地、府萬物

真然無不體也

直寓六骸

所謂逆旅

象耳

目、人用耳目、亦用耳目、非須耳目、

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真、此知之一者也、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未嘗死也、

彼

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

以不失會為擇耳、斯人無擇也、任其天行

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耳、

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其恬漠故

全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

羞與別者並行

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

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

假

可以止乎其未邪質而問之欲使必不並也且子見執政而不

違子齊執政乎常以執政自多故直云子齊執政便謂足以明其不遜申徒

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

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笑其矜說在位欲處物先聞之

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

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

亦過乎事明師而鄙吝之心猶未去乃真過也子產曰子既若是矣

若是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言不自顧

省而欲輕蔑在位與有德者並計子之德故不足以補形殘之過申徒嘉曰自狀

其過以不當亡者衆多自陳其過狀以已為不當亡者衆也不狀其

過以不當存者寡默然知過自以為應死者少也知不可奈何而

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

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為彀中夫利害相攻

則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於羿之彀中耳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

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其所遇而不知命之自爾故免乎方矢之害者自以為

巧欣然多已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

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趣舍性情知能元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為者凡所遇

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人以其全足笑

吾不全足者衆矣

皆不知命而有斯笑

我怫然而怒

見其不知命而

怒斯又未

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

見至人之知命遺形

故廢向者之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

不知先生洗我以善

道故邪我爲能自反邪斯自忘形而遺累

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

嘗知吾兀者也

忘形故也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

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於我德遊

耳非與我形交而索我外好豈不過哉

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

乃稱

已悟則厭其多言也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

踵

也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

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

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爲而任其自生斯重其身而不知務者也若乃忘其自生謹而矜之斯輕

用其身而不知務也故五藏相攻於內而手足傷殘於外也

今吾來也猶有尊

足者存

別一足未足以虧其德明夫形骸者逆旅也

吾是以務全之也

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斯務全也

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

天不爲覆故能常覆

地不爲載故能常載使天地而爲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舟能沈而爲人浮則有時而沒矣故物爲焉則未足以終其生也

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

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

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

聞所聞而出全其無爲也

孔子曰弟子

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
 況全德之人乎全德者生便忘生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
 於至人其未邪彼何實實以學子為怪其方復學於老聃彼
 且蘄以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
 桎梏邪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為已今
矣夫師人以自得者率其常然者也舍已效人而
逐物於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
常之所生也故學者非為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
於學禮者非為華薄也而華薄之興必由於禮斯
必然之理至人之所無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
 奈何故以為已之桎梏
 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

疏本直作真

疏本作為人

欲以直理冥之冀其無迹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今仲尼非不
之理行則影從言則嚮隨夫順物則名迹斯立而
順物者非為名也非為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名
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嚮也影嚮者形聲之桎
梏也明斯理也則名跡可遺名迹可遺則尚彼可
絕尚彼可絕則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
 曰哀駘它惡醜也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
 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
 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
 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明物不由權勢而往無聚祿以望
 人之腹明非求食而往又以惡駭天下明不以形美故往和而不

唱非招而致之知不出乎匹域不役思於分外且而雌雄合乎

前夫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而為萬物之靈藪是必有異乎

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

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未經月已覺其有遠

處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

焉委之以國政悶然而後應寵辱不足以驚其神汜而若辭人辭亦辭

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

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

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

疏本作記若而

食乳也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

焉爾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舍德之厚比於赤子無往

而不為之赤子也則天下莫之害斯得類而明已

故也情苟類焉則雖形不與同而物無害心性情類

苟亡則雖形同母子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

使其形者也使形者才德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

妻資妻者武所資也戰而死者無武也妻將安施則者之屨無為愛之

所愛屨者為足故耳皆無其本矣妻屨者以足武為本為天子之諸御

不爪翦不穿耳全其形也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恐傷其形

形全猶足以為爾採擇嬪御及燕爾新婚本以形好為意者也故形之全也猶足以降

至尊之情回
貞女之操也

而況全德之

德全而物
愛之宜矣

今哀駘

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

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

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

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

其理故當不可逃也故人
之生也非誤生也生之所

有非妄有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之所遇適
在於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弗

能違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
也凡所不為弗能為也其所為弗能不為也故付

之而自

曰夜相代乎前

夫命行事變不
當矣夫命行事變不
夫始非知之

者隨所遇
而任之

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

夫始非知之
所規而故非

情之所留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

規始在新戀故哉雖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逝者之

往吾奈故不足以滑和

苟知性命之固當則雖死
生窮達千變萬化淡然自

若而和理
在身矣

不可入於靈府

靈府者精神之宅也夫
至足者不以憂患經神

若皮外
而過去

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

苟使和性不滑
靈府間豫則雖

涉乎至變不
失其兌然也

使日夜無卻

混然常
任之

而與物為春

羣
生

之所
賴也

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

順四時
而俱化

是之謂才全

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

天下之平莫
盛於停水也

其

可以為法也

無情至平故
天下取正焉

內保之而外不蕩也

內
保

其明外無情為玄鑒洞照與物
無私故能全其平而行其法也

德者成和之修也

事得以成物得以和謂之德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無事不成無物不和

此德之不形也是以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天下樂推而不厭

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

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

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聞德

充之風者雖復哀公猶闔跂支離無脰說衛靈公

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菴大瘦說齊桓

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偏情一往則醜者更好而好者

更醜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其德長於順物則物忘其醜長於逆

物則物忘其好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形者

理之所不存也故夫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而忘

德者乃故聖人有所遊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者才德全也而

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此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聖

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

用商自然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已也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

食也言自然而稟之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既稟之自然其理已足則

雖沈思以免難或明戒以避禍物無妄然皆天地

之會至理所趣必自思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

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或不思而免

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然我也又奚為哉任之

而自至也。有人之形，視其形貌若人無人之情，掘若槁木之枝有人之

形，故羣於人。類聚羣分，自然之道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

身。無情故付之於物也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形貌若人警乎

大哉，獨成其天。無情故浩然無不任，無不任者有情之所未能也，故無情而獨成天

也。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

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

形，惡得不謂之人？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於

為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以為為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也，豈

直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鷄鳴狗吠，豈有情於為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

兒

雖去已一分，顏孔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觀之萬

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

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

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

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未解

之非情也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以是非為情，則無是無非，無好無惡

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

惡內傷其身。任當而直前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止於當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未明生之自足，莊

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生理已自足於形貌，無之中，徂任之則身存，無

以好惡內傷其身。夫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祗足以傷身，以其生之有分也今

百卷

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

瞑夫神不休於性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於自生

之極則勞矣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睡

言有情者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言凡子所為

之自困也外神勞精倚

樹據梧且吟且睡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

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況他哉故雖萬物萬形云

為趣舍皆在無情中來

又何用情於其間哉

莊子南華真經卷二

